

永远的怀念

陈红彦

2020年的6月，新冠疫情从北京新发地卷土重来，让已经近乎平静的生活又被打破，北京市民又开始了以居家为主的工作状态。6月16日，传来了我们尊敬的老前辈丁瑜先生仙逝的噩耗，我一时不敢相信。就在去年的110年馆庆前夕，丁先生为首的八位老专家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八位老专家中曾经奋斗在古籍工作的一线的就占六席，这让从事古籍工作的我们深受鼓舞。今年1月，春节前夕我和善本组的程有庆、李坚去丁先生家拜年，先生还是红光满面，谈笑风生，现在却突然阴阳两隔，真让人难以接受。最遗憾的是疫情期间竟无法瞻仰先生遗容，送丁先生最后一程，道一声先生走好，这或许让不少古籍人潸然泪下。好在丁先生走得安详，对大家还是个安慰。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全国善本总目）编纂后期，我曾与丁先生在一个狭小的办公室工作过，还曾在丁先生的组织指导下编文物定级古籍部分的图录，在“中华再造善本工程”工作中陪丁先生一起选目，听丁先生点评提要，在陈清华海外藏书回归中听丁先生回忆陈年往事，与丁先生一起的日子实在是获益良多。

一起工作的日子

1987年，我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毕业，来到国家图书馆（当时称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以下简称善本部）工作。当时善本部在文津街馆区，我分配到善本部善本组，善本组办公室的旁边就是全国善本总目办公室，当时丁先生在全国善本总目办公室工作。后来因为在全国善本总目工作的几位都是老先生，结项的时间又紧，善本组就派我和胡谦到总目办公室协助前辈们做一些辅助性工作。那时丁先生已过了退休的年龄，但为了让总目能早日完成，他还是每天到馆，认真做着核对工作。

那时总目办公室条件很简陋，核对信息主要靠前期发函，必要时到现场去核对版本。一般情况下都是在办公室核对卡片，排好条目顺序。和丁先生一起工作的还有全国善本总目副主编冀淑英先生、陈杏珍老师，后来还有南京图书馆来帮

助工作的沈燮元先生。大家都在一个办公室，每天看到先生们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感受他们注重细节的工作作风，那些情景至今记忆犹新。丁先生对于副主编冀淑英先生总是恭敬有加，遇到问题都会说“冀大姐，您看这个是怎么个情况，这么处理怎么样？”

南京图书馆沈燮元先生是借调来北京工作的，独自在北京生活当然会有很多不便。记得一次周一上班，沈先生非常高兴地对大家说，丁公请我去荷花市场吃东西了。对朋友的温暖真诚，让我们了解了丁先生的另一面。几年的接触，对丁先生的印象是谦谦君子，温润如玉。

一部定级图录的编纂

对于我们这样的晚辈，丁先生关心备至。丁先生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古籍组的召集人，在古籍鉴定方面是权威。二十世纪90年代末，通过当时善本部主任黄润华，先生带着我们承担了文物定级图录的工作。记得参加工作的有黄主任，还有赵前、张丽娟、程有庆等，丁先生亲自定体例，搭框架、并审定我们的选目和著录文字。在丁先生指导下，书得以完成并交给组织者，虽然后来不知为何没能出版，但丁先生的提携关心，让我们年青一代心里暖暖的，也收获多多。

一段亲切的回忆

2002年，为让孤本不孤，让善本古籍化身千百，一则传承，二则便于利用，国家财政拨付专款启动了“中华再造善本工程”。工程启动之初，丁先生以及冯其庸、傅璇琮、程毅中、白化文、李致忠、杨成凯、陈高华、吴书荫等这个行业的大咖做再造善本选目，我们则做一些辅助工作，听他们讨论选择底本取舍的理由，真是一种享受。其后我们撰写的再造善本提要，又在先生们认真的审读提示后去查证，去修改，真是一段难得的历练，让参加工作的、特别是撰写提要的每个人都有了提高。当年指导我们的前辈冯其庸、傅璇琮、杨成凯还有丁先生陆续离世，留给我们的渐渐远去的背影，和一段亲切的回忆。

一次重要的古籍海外回归的亲历

1996年，《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历时17年，终于编纂完竣，完成了周恩来总理的嘱托，丁先生退休了。我们到丁先生家看望的时候，经常会提出请丁先生

给善本部（古籍馆）的年轻人讲课的要求，但丁先生说讲课会紧张，不然当时就留校当老师了，后来到图书馆工作主要是不善言辞，特别是不擅长讲课。后来我们就没有勉强老人家。

2004年著名藏书家陈清华哲嗣陈国琅先生将郇斋旧藏中由他继承的23种另一轴送回国内，在嘉德公司出售。在陈清华所藏海外古籍回归的事情上，丁先生毫不吝惜文字，亲自撰写了长文《郇斋携港藏书回归知见杂记》，回忆郇斋藏书的前两次回归，对当时库房的情况都有详细描述，特别是深情回忆1965年，郇斋第二次售书时周恩来总理的亲自过问、藏品运抵北京、北京图书馆特别举办的为期一天的展览鉴赏会、自己根据馆里指派亲自护送《蜀石经》到中南海请周总理过目等工作往事，详细生动的描述，给人身临其境的感受。让这段史诗般的海外珍贵古籍回归的故事成为一段全景式的国图记忆。丁先生还忆及嘉德1995年秋季拍卖会上宋刻《文苑英华》的昙花一现，对此书终却未能珠还合浦回归故园，而是被外商以140余万元拍得，持归海外，表达出深深的遗憾。2004年陈国琅先生转让郇斋旧藏古籍时，丁先生作为国家图书馆邀请的鉴定专家之一，明确表达了让郇斋第三批古籍回归，以与前两批郇斋藏书合璧的强烈愿望。这批古籍之后入藏国图，丁先生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永远的怀念

在古籍界，丁先生备受尊重。不仅与他编全国善本总目时共事的沈津等先生常常在忆及丁先生的陈年旧事时不经意间流露出尊重仰慕，不仅国图像我们这一辈后学发自内心的仰慕，甚至连日本的高桥智先生等海外学者与丁先生也结下深厚友谊，就连随沈津等先生拜访丁先生、哪怕只见过一面的学生，都对他的博学、淡泊，崇拜得无以复加。

几十年的职业生涯、几十年的无私奉献，可以说先生之功，开来继往，先生之德，山高水长。宠辱不惊，淡泊名利，或许是丁先生一生最重要的品格特征吧，这是丁先生的人格魅力，又何尝不是我们这一代古籍人应该继承的品质呢。

2020年12月